

乔 澍 声

# “龙眼”的秘密



# 龙眼的秘密

long yan de mi mi

乔 澍 声

※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马 池 口 印 刷 厂 印 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625印张 93,000 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,500

ISBN 7-5301-0022-x /I·12

书号: 10325·15 定价: 0.85元

### 《龙眼的秘密》故事梗概：

这个中篇小说是以十五岁的少年白虎的行动为线索，描写了内蒙古沙漠地带矿区人民为建设四化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。小说重点介绍了女技术员兰翎和少年白虎、托娅等为在沙漠地区引水，找水源“龙眼”吃尽苦头的故事。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“龙眼”，可“龙眼”又不出水了，是什么原因？是谁搞的破坏？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运用了科学知识，终于使“龙眼”又出水了。小说有地方特色，儿童形象生动可爱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，打水路上·····  | ( 1 )   |
| 二，水的风波·····  | ( 14 )  |
| 三，水 线·····   | ( 29 )  |
| 四，初 探·····   | ( 42 )  |
| 五，龙眼出世·····  | ( 55 )  |
| 六，龙飞了吗·····  | ( 69 )  |
| 七，揪住龙尾·····  | ( 80 )  |
| 八，金不换·····   | ( 93 )  |
| 九，和 好·····   | ( 107 ) |
| 十，真相大白·····  | ( 120 ) |
| 十一，碧水长流····· | ( 134 ) |

## 一、打水路上

“哎唷白虎哥，我要渴死了！……”金娃躺在地窖里的土炕上直叫唤。他大张着嘴，喘着粗气，那模样，活象被抛到沙滩上的一条细长的小鲫鱼。

白虎说声：“别喊，你等着！”他找了些水壶，扭头就去黄河边灌水。毒热的日头他不怕，二三十里沙路他也不嫌远。金娃是他的朋友，又是他叫来工地的伙伴，为找水救金娃，受苦受累，没说的！

白虎不愿意找领导诉苦。他知道，整个工地都缺水。他咬着牙忍受，靠自个儿的力量去解决。这就是他的性格！

这阵儿，他撒开两条坚实有力的腿，在沙丘间奔跑。那热得能烫熟鸡蛋的沙子，正冒出卷着火舌的白烟，烧烤着他的皮肉，烧烤着他的喉咙，烧烤着他的心肺！浑身的汗，象水似的，出了一身又一身。小白褂儿和短裤，湿了干，干了湿，留下了盐白色的勾了黑圈儿的汗渍。

他的身上，有十几个水壶，有深绿的，有天蓝的，有黄绿的；有挎着的，有背着，有提着的。摇来摆去，叮咚叮咚地撞击着。那模样，挺可笑。不过，在这寂静、空旷的沙海里，没人笑话他。金娃的影子总在他眼前晃动，金娃的声音总在他耳边回响，他对自个儿说：“快！不能当孬种！白虎嘛，就得有股虎劲儿。管他呢，唱支歌，也没人听见，咱

五音不全。”这样想着，真的清了清干哑、冒火的嗓子，放声唱了起来：

是那山谷的风，  
吹动了我们的红旗；  
是那狂暴的雨，  
洗刷了我们的帐篷。  
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，  
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。

.....

这是五十年代勘探队员爱唱的一支歌。白虎的爸爸就是一个老勘探队员，就常常唱着这支歌，连白虎都听会了。歌词描述的景象与眼前的景象并不怎么一致。眼前，是荒凉的沙漠，是炎热的夏天，有猛烈的风，却没有狂暴的雨。人们的心都盼着那狂暴的雨水；因为都在燥热中过日子，连水都不能畅快地喝呢。可是这支歌的旋律却深深地打动了白虎的心，它能够表达出建设者的心愿和感情，仿佛每个节拍都连着他的脉搏，每个音符都飞入了他的毛孔。

白虎的家，原本在平川上的民丰村里。爸爸是四海为家的勘探队员。从小，他象只篷船一样，随着爸爸的单位转来转去。送走了荒凉，献出了宝藏，迎来了繁荣。

在他十三岁那年，爸爸将他送回家乡读初中，顺便照料年迈而不愿离开故土的爷爷。去年夏天初中毕业后，就留在民丰村里劳动。两个月前，他听说乌台塔拉牧场沙山一带正

扩建煤田，开发矿业，修筑铁路支线，就立即跑到招工处去报名。人家嫌他年纪小，他急了，伸出肌肉鼓鼓的小胳膊，要跟招工的叫劲儿掰腕子。他还说：

“我是元旦那天生的，生日大，实打实，不带虚。按旧历算，虚岁可不就是十七？”

为了来矿山，白虎动了不少心思，但都给爷爷卡住了。

爷爷和二爷爷，早年都因地主盘剥，国民党匪帮抓兵，在民丰村无法生活下去，逃灾避难来到乌台塔拉，在沙山下开了小煤窑。如今，二爷爷的骨头还埋在沙山一带呢。爷爷为此伤透心了，提起这段往事就摇头叹气。猛听得白虎嚷着闹着要去当矿工，他哪里能轻易放走？这几年，他和白虎相依为命，成天疼着他的白虎，盯着他的白虎。看着白虎玩耍，上学，学干农活儿，一天天长大……白虎为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不少乐趣。再说，沙山一带生活艰苦，地形复杂，下煤窑更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的危险事，还不把他的心也揪去？见白虎老是磨缠，他生气了，硬倔倔地呛道：

“嫌农村苦，不红火，不想和爷爷住，明儿滚回城去找你爹①你妈！去沙山下窑，没门儿！”

泪花儿在白虎的眼眶里直转，爷爷还从来没有这样吹胡子瞪眼睛地训过他呢。他多委屈呀！他虽说同情爷爷，爱爷爷，可眼前这块天地太狭小了，生活也太单调了。白虎毕竟从小就是跟着爸爸走南闯北的人，就象是在山野的上空飞惯了的一只雏鹰，怎能老停在一个院落里呢？沙山——那个艰

---

① 爹爹：(音ā ā)内蒙古西部区方言，即爸爸。

苦而神秘的地方，那儿兴起的建设热潮，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可这些，能跟爷爷讲清楚吗？

“白虎，别光想当工人。咱民丰村这两年也富多了，哪儿比工矿差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敢跟城里人比一比哩。”看见孙子眼里的泪水，爷爷心软了，缓和了语气，劝道，“等爷爷咽了这口气，你再去也行，爷爷不能没有你呵！”

白虎哭了，背过身去擦眼泪。唉，世上的事多复杂，多不如意，搅得小小的心灵里多难受呀！他说：

“爷爷，别难过，等那儿建设好了，就把您接去住！”

他到底是个有主见的孩子。对新生活的向往到底战胜了对爷爷的依恋。他硬是瞒了爷爷，跟上开发矿业的大军，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了。矿区领导得知这个特殊情况后，曾几次动员他回家照料爷爷。他就是不走，大家也一时没了办法，只得去信告诉他的爷爷，叫爷爷把他接回去。嗨！这个重要的秘密，他还不知道哩。

初来那几天，白虎常惦着爷爷在家里会怎样着急，难过，发脾气，想到爷爷从此后身边连个挑水劈柴、早晚作伴的人也没有了，十分不安。他连着给爷爷写了三封信，信上半是检讨，半是安慰。可爷爷竟连一封信也没有回。是写信困难呢，还是气不消？白虎真揣摩不透。又过了些日子，白虎一忙，心里的不安和对爷爷的思念倒渐渐地淡薄了。

由于年纪小，白虎没有被分到煤矿，而被临时分配到铁路专线铺设工程指挥部行政福利科杂工组打杂。他成天想得最多的，是早点把这条铁路专线修好；多运出小山一样的煤炭。一有空闲，就为那些艰苦创业的叔叔们、大哥哥们多找

些水解渴，要不就搞点儿野菜和野味回来，和金娃几个小伙伴解解馋，提提神儿。

今天，正好是白虎的工休日。见金娃渴成那样子，他能坐得住吗？眼下，不只铁路专线没修通，就连一条象样的公路也没有，运输格外困难。再加上，沙山一带没有水源，二万多工人的吃、用水，以及工程用水，都得到黄河边去拉运。建筑物资的运载本来就忙，运输力十分紧张，每天只能派出少量汽车去河边运水，怎么能够满足需要呢？水呀水，在白虎的眼睛里，比金子还要珍贵！

这时，白虎正忍耐着干渴和酷热，不停地向河边奔去。不知咋的，他想起了爷爷，也想着水。也许，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会分外思念亲人吧！爷爷和水，水和爷爷，此刻一齐煎熬着他的心……

施工区到黄河边这三十来里路全是沙土，难走得很。可不到一个时辰，白虎就跑出了二十里。倒不是他长了两条飞毛腿，他是心里急呀。前面，曲折的黄河象条飘带一样隐在沙浪里，闪烁着黄缎子似的光亮。似乎就在近处，可走起来，还是那么遥远。流沙越来越厚，脚直陷沙窝。白虎擦了把汗，喘息着直骂：“鬼地方！真难走！我偏要走到！”回头一望，铁路专线雄伟的主体工程，象一道水库大坝一样，高高地耸立起来了。坝顶上一面面飘拂的红旗，象一团团耀动的火焰一样，照亮了周围的漫漫沙海，驼峰似的沙丘，以及一簇簇、一丛丛的白茨、沙蒿和芨芨草。

“噢！那是什么？”白虎惊叫道。他突然发现：有一个金黄色的沙丘，竟然一颠一颠地向前移动起来。细一看，

沙丘上面还有一个小红点呢。那又是什么？是莎日楞<sup>①</sup>花？不象呀……他就停下来细看。

叮咚，叮咚……不紧不慢的驼铃声，清晰地传来。

白虎看清了，那向前移动的，不是驼峰一样的沙丘，而是沙丘一样的驼峰。稳坐在驼峰中间的，是一个秀气的小姑娘。她那红苹果似的脸颊闪着光泽。端直的鼻梁两旁，漆黑的弯眉下，一双细长的眼睛顾盼着左右，显得清亮而又活泼。身上穿件翠绿色的蒙古袍，象春天的柳林似的。额际扎着的那条粉纱巾，和脖颈上系着的一条绸子的红领巾，衬托得她分外精神、美丽。更使白虎感到新鲜的，是那峰金驼身上架着的两个扁圆的木桶。

“喂！你到哪儿去？”小姑娘倒先直率而友好地问道。她那带着西北地区口音的汉话，说得挺流利。

白虎答道：“到河边去打水。”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从工地。”

“哦。你丢东西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白虎摸摸口袋，又晃晃身上的水壶，肯定地说。

“你身上的水壶有数吗？”小姑娘追问着，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。

白虎觉得处处被动，不禁生起自个儿笨嘴拙舌的气来；见小姑娘问得蹊跷，就把身上的水壶解下来数了数，突然叫

---

<sup>①</sup> 莎日楞：蒙语，即山丹花。



道：

“甯！可不是少了两个？”

小姑娘终于忍不住了，格格格地笑起来，露出了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。随手从驼峰上的褡裢里取出两个绿色的水壶，晃了晃说：

“这不是？你这个打水的！粗心大意，毛手毛脚，丢了水壶还不知道！赶明儿，弄不好还会丢鞋丢帽的。”

这小姑娘倒不讲客气！不过，小姑娘热心、爽快，说得在理，白虎也不生气。刚才，都怨自己没拴牢，跑得快，还哼呀唱的。他接过水壶，朝小姑娘呲牙笑笑，算是表示了谢意，也不由好奇地问道：

“你这是干啥去？”

“跟你一样，到河边打水去呀。你没瞧见驼身上绑着的水桶吗？”

有这个戈壁牧区生活通的小姑娘作伴儿，白虎挺高兴。那两只扁圆的木水桶，新奇得很。他打量着，又说：“我没见过这号盛水的家伙。你住的远吗？”

小姑娘又笑了：“这就叫作少见多怪。我们家呀，比你们还远点儿，在沙山后面。”

他俩说着话儿继续赶路，小姑娘高高地骑在骆驼上，白虎昂着头在沙窝里奔跑，身上的水壶依然撞磕得叮当作响。走出去里把路，小姑娘不知咋的，几次瞟着白虎，欲言又止。这阵儿，白虎紧撵着驼步往前走。他那黑里泛红的胖圆脸，被热汗冲洗得越显脏污了。

“喂！你上来吧！”

小姑娘终于鼓起勇气，俯身对这个敦敦实实、虎头虎脑的小后生说。她那晶亮、活泼的眼睛里，流露出诚恳、羞涩的神色。说着，收紧了金驼的鼻缰，拍拍金驼的长脖。金驼立即停住了它那粗大的蹄脚，昂首回顾了一下后面，乖乖地卧下了。

一峰驼，两人怎么骑？又和个女孩……白虎心里嘀咕着，摇了摇头说：

“我不累，快到了。”

小姑娘一听，也跳下了驼背，说：

“那咱俩就一起走吧！”

“你能走得动？”白虎疑惑地打量着身材瘦小的、顶多只有十三、四岁的小姑娘问道。语气里除流露出一信任外，还含有几分轻蔑。

“为啥走不动？你听说过，还有怕走路的牧民吗？”小姑娘歪过头，不以为然地反问道，“我从小在这沙漠里长大，惯了。你呢？才来了几天？哼！……”

小姑娘的倔强倒使白虎觉得好玩，他又问道：

“你们那里也缺水吗？”

“缺呀！可把牧民们害苦了，只好跑几十里路来黄河边驮水。畜群呢，更没法子，只好跟着水草倒场，扎夏营盘、冬营盘。”小姑娘提起水来，感慨万端。突然，她指着近处的沙丘欢叫道：

“快瞧呀！沙葱！”

是沙葱，尖尖的，嫩嫩的，水绿水绿的一片，点缀在荒凉的沙海间，使白虎的眼睛顿时亮了，心里也乐了。他想起

了家乡，这时节是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浪，是无边无涯的糜黍田，以及间杂在其间的花蝴蝶似的豌豆花，湛蓝豁亮的星星似的胡麻花，漂亮极了。他心里一动，跟着小姑娘朝沙葱奔去，几步就抢在了前头。

“沙山菜少。这沙葱、野韭菜、野蒜都能做成好菜，调着、腌着都能吃。沙葱花还能顶佐料哩。”小姑娘边拔沙葱边介绍道。

一会儿，他俩就拔下了一大堆。看看近处没有了，白虎折了一根细红柳枝，把沙葱捆在驼身上。兴致一高，白虎话也多了：

“你别看眼下尽是荒沙，咱这儿有前途！要在祖国的地图上画个双圈儿——添一座新城市呢。河边，要建几个大的国营农场、林场。要建扬水站，要修好多渠。要种好多树，要建果园和葡萄园。还要修建大养鱼池。矿工下了班，回到新房里，吃着自己亲属种的粮、菜、水果和养的大鲤鱼，还看电视，听收音机……”

“把你美的！讲的象真的一样。”小姑娘瞅着白虎，抿着嘴儿笑。

白虎睁大眼说：“那还有假？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张岐同志亲口对我们几个说的。兰翎姐是技术员，她常一边侍弄她栽的那几棵小树，一边给我们讲远景规划……”白虎讲得津津有味，自己也被那远景迷住了。

小姑娘怔怔地望着白虎，也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中：“那该有多好！多美！可我不是不信，阿爸说过，那些迷人的景象，是沙漠里的蜃景，又叫海市蜃楼。”

“不，不是愿景。兰翎姐说，只要我们肯流汗，勤劳动，勤学习，齐心协力去建设新生活，远景就准会实现！”

前面，就是古老的黄河了。浩荡的浑浊的河水翻卷着巨浪，哗哗地拍打着沙岸，发出了震慑人心的吼声。岸边，长着绿茵茵的青草，疏疏落落的青杨绿柳。不远，还停泊着两只摆渡的划子。袅袅的青烟，正从船上升起来。

“你瞧，只要有了水，草就会生，树就会长，庄稼和蔬菜自然也会有收成。”白虎指着绿色的河岸欣喜地说，仿佛在证实着自己刚才描述的远景：一定能把沙漠改造好，让愿景变成现实。

小姑娘郑重地点点头。

白虎撒着欢儿跑到河边，解下一个水壶，灌了满满一壶水，仰起脖子，咕嘟咕嘟就喝——

“别喝那水！”小姑娘随后跑过来，一把夺过白虎手里的水壶，把剩下的水全又倒进了黄河里。

“怎么了？渴得嗓子眼儿里冒火，实在顾不得了！”

“我领你到个好地方。不远有个退水湾，水可清哩。”小姑娘眼里含着笑意，牵起金驼的鼻缰朝退水湾走去。

白虎吐着嘴里的泥沙，边走边执拗地大声说：

“甜呀，黄河水！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建起水塔，铺上自来水管，让清粼粼的黄河水，流进咱们的缸里、桶里、锅里……咱爱咋喝就咋喝，爱咋用就咋用。”

退水湾呈半圆形。水小的时候，湾口突出的地段就把流进来的河水阻隔到河道外边去了。湾里的水，由于泥沙沉积，清碧宁静。白虎帮小姑娘把水桶解下来，打开口，用铜

水瓢一下一下地往里面舀。舀了好一会儿才把水桶灌满。那峰金驼正昂着头，鼓着眼，静静地站在河湾岸边，准备承受加在身上的重载。白虎晃了晃那沉甸甸的扁圆、狭长的木水桶，正发愁怎么往驼背上绑呢，小姑娘一声吆喝，拍拍金驼的后胯。金驼乖乖地坐跪下来。她随即又把驮水的木架放好，这才招呼白虎帮她抬起水桶，稳稳地放在了木架子上。然后，她又麻利地用皮绳捆好。白虎不由暗暗佩服小姑娘熟练的劳动技能。这工夫，白虎已经把水壶全灌满了，正要往身上背，小姑娘调皮地笑了，说：“你叮叮当当地一路跑，还会丢水壶的！来，骑上！”说着亲手把水壶都绑到金驼身上。

白虎有些累了，又心焦渴坏了金娃，也就不再推辞，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驼背。小姑娘随后灵巧地上去了，坐在了白虎的前边。一拍金驼的长脖，又一提鼻缰，金驼倏地一下站立起来。白虎觉得，仿佛一下子坐在了房顶上，又高又晃，真有点眼晕，不由双手抓住了水桶上的绑绳。小姑娘羞涩地回头说：

“告诉我……你的名字？”

“我叫白虎。你呢？”

“托娅”。小姑娘低声说。

“喂！托娅——过来玩一会儿吧！”

开起炊烟的渡船上，有个操篙的小姑娘朝托娅喊道。

白虎连忙朝托娅挤眼睛，说：“我得赶快把这点救命水送回去，一刻也不能耽误了。”

托娅点点头，朝船上挥挥手，大声回答道，“不去了。